

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·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”专栏

评论



《幻海》,鲍磊著,作家出版社,2023年11月

蒙古族青年作家鲍磊已在北京生活16年,他创作的目光并未聚焦于草原、牧区与牧民生活,而是游走在北京这块热土上。

小说的主人公阿凯,40岁,在南方从事旅行社新媒体运营工作。因一次意外晕倒,他被一个身穿白色衣服的姑娘送往医院。

“梦”在小说里出现了70多处,作者借助梦里梦外的境界变换,把人物的内心波澜搅动起来。

现实人生与梦中故事的虚实相生和相互映衬,需要作者具备应有的想象能力。

创作谈

开始编选这个集子时,几篇早年习作中灵光乍现的有趣细节,竟然让人生出回溯最初写作情境的冲动。

用近作跟14岁时的《仰望天空》比较,或许更能察觉个人成长历程中写作的蜕变。

正如序言中所说,早年部分写作里“可见对超验之物或彼岸世界的想象、描述与追问”。

我不清楚上述疑问是阴阳差错与我相遇,还是冥冥中的刻意安排。不过就我当时执着于童话或寓言世界的偏好来看,其中角色设置不少是“凶恶”与“善良”之类抽象概念的具象化。

对人性的探询和自我认知

朱雀(土家族)

长过程中的情感经历、时空截图,或许能勾勒出某些被遗漏忽略的生命碎片。

当年我回答不了有关灵魂与心的一系列疑问,事实上也难有标准答案。

这微小的探询欲望无非源自人类几千年来对世界和自我的本能好奇,也是“设定”“创造”人文类益智游戏的有趣之处。

关于想象和虚拟之外的现实,我曾经这样写道:“我不想把生活过得太沉重太严肃,小说人物的喃喃低语吐槽,是看得见的活生生的幽默、喜感乃至小小的荒诞。”

即便是后来取自身边人事、内容形式更靠近生活流的写作,自觉也并未进入更复杂的主题,相反,它们都并置于同一时空。

评论

体察日常,让万事万物各安其位

即墨

朱雀写作从诗歌起步,发表诗作300余首,出版诗集《阳光涌入》。此外,他还发表了若干中短篇小说。

《仰望天空》的主人公贝得屡次发现“一个黑色的物体从天空掠过”,朋友莫儿却啥也看不见。

“对超验之物或彼岸世界的想象、描述与追问”,是朱雀小说创作的特征之一。从较早的童话寓言,到长篇奇幻《梦游者青成》。

中篇小说《桥的南端》纳入了童话元素,以“昆虫”为角色写“人类小说”。来自主城的K在桥南“白色巢穴”学校住读。

这类小说无论故事主题如何改换,唯有其中的虚

拟世界或“第二自然”,似乎总是被某种无形的神秘力量笼罩主宰;角色的思考行动,似乎总是局限于某一时空。

时光如水逝去,这是成人社会的嘈杂喧嚣一天天人耳。身心日常的变化,必然导致写作内容样式的更迭。

在《我们赌今晚的鸡尾酒》《大海报》《种一地南瓜》等新作中,悄然出现了一种“类生活流”的感知方式和表现形态。

摒弃外在的故事奇观,忠于个体感受,以“类生活流”方式书写凡庸的日常,乃是朱雀小说写作的又一特征。

朱雀的另一类小说创作有着“类童话”的外表和健康明朗的美学风格,其设色绚丽,内涵大都指向“成长”母题。

创作谈

幻海,不是海,是俗尘,是日常生活中所遇见的人事,在个体内心上的投射。

2024年,是我写作20年整的日子。身为一名蒙古族“80后”写作者,离开内蒙古,离开故乡,只身一人来到北京。

这本书向内走,往心里面走。让心回到安静的状态,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。个体的存在放置于浩瀚的宇宙时空,渺小到近乎不可见。

在《幻海》的文本中,“状态”所占的比重很大——行进中的状态、停滞中的状态、反刍中的状态。

倘若小说的前一半还是在讲故事的话,那么后半一半更趋向于一种“空”。如果有人问我,觉得这些年自己的小说创作,最大的一个特色是什么?

《幻海》较之前两部长篇《夜照亮了夜》与《青春是远方流动的河》,无论是思想格局还是叙述手法,都是一次全新的尝试。

用直觉探寻人生奥义

鲍磊(蒙古族)

江海中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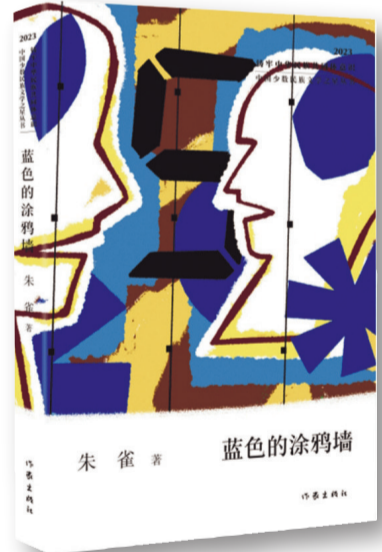
《幻海》看似涉及了情仇爱恨,写了成年人的心灵世界,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善恶美丑,其实它更像是一部只有成人才能读懂的“童话”。

《幻海》写了两年多,总感觉身体像是开启了“自动飞行模式”。模糊的情节、句子、字词在脑海中自动浮现。

在大众传播时代,一本文学实体书是一件值得摸得着的印刷品,应该让触摸、翻阅纸张的人内心深处被非常温暖地安慰到。

写至书稿的后半部分,我读到了孙犁先生《谈稿费》这篇小文,其中有几句话令我印象深刻。

坦率地讲,我的写作、发表与出版之路并不容易,所以对每一次的创作与发表都格外珍惜。



《蓝色的涂鸦》,朱雀著,作家出版社,2023年11月

《格利普里奥》中有“父子寻亲”的情节动机,儿子心目中的大公鸡格里利奥,被父亲误记成了格利普里奥。

据此我们或许可以得知,“90后”写作者们的阅读写作,与上一代人有什么差别。

有论者认为,当下青年作家的写作存在历史、现实感匮乏及经验同质化问题——现代社会分工细化的确导致了部分与整体意义的脱钩。